

住进一粒粮食

路来森

人，是无论如何住不进一粒粮食的；但人的心，可以住进一粒粮食中。

一颗心，住进了一粒粮食中，一个人，就多了一份对一粒粮食的理解，就愈加懂得对一粒粮食充满感恩。

大集体时期，我的祖母年事已高，不能下田劳作，但每到麦收，或者秋收时节，她都会肩挂一条布袋，手端一只木瓢，到处捡拾粮食。那时候，装载庄稼的大车，常常是停留在田头装卸，所以，就总会落下一些粮食粒。我的祖母，就坐在田头，一蹲，就是一上午，或者一下午，挪来挪去地在那儿捡拾粮食。积少成多，一上午下来，即能捡拾半布袋的粮食。

她常常叹息道：“种庄稼不容易，不能祸害一粒粮食啊。”

我的父亲在世时，饭桌上，是不允许我们丢掉一颗饭粒的。看到谁的饭碗中，存有没吃完的饭粒，就一定逼我们吃尽；若然饭粒一不小心丢在饭桌上，他则会一粒粒地收起，纵使自己不吃，也会留下喂养家畜。

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要懂得庄稼人的难处啊！”

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”“汗滴禾下土，粒粒皆辛苦”，这样的诗句，对于诗人来说，或许，还存在着某些浪漫的情味；但对于庄稼人来说，却是实实在在的，却是入心入骨的，却是情深义重的。

他们知道，一粒粮食，也是有

着自己的生命四季的：冬日储存，春日萌发，夏日生长，秋季收获。所以，成就一粒粮食，不易。

透过一粒粮食，他们，能看到一些生命的风景和生活的细节的。

那个春天里，一位农人将一粒粮食，作为种子播进土地里时，田头的一株桃花正开着；一个小孩，撒欢般地放着一只风筝，满田野里跑；土地上，吹过煦暖的风……一粒粮食种下了，那位农人，就种下了一份希望。春天，是种植希望的时节。

夏季里，一粒粮食长成了一棵庄稼；许多粒粮食，就成就了大片的庄稼。一位老人，在庄稼地里锄地，脖颈上系一条白毛巾。一边锄地，一边擦着额头上滴下的汗水。

吧嗒吧嗒的汗滴声，敲击着老人的筋骨，生发出生生的痛。累了，就停下来，在田头休息一下。抽一袋旱烟，一边抽，一边看着身边的庄稼地。看着庄稼上，掠过的风；看着一只蝴蝶，洒落在庄稼的叶片上；看着天空，飘过的一片片云……于是，他笑了；他用淳朴的笑，拂走了一身的疲劳。

土地荒芜了，一些农妇，会在土地中薅草；啦啦啦啦的薅草声，一棵庄稼，听得明明白白；它知道，这样的劳作，都是为了那一棵棵庄稼。

待到秋收时候，一粒粮食，就变成了很多粒粮食，就变成了一堆堆的粮食；可是，农人们会永远记住最初的那“一粒”粮食，那一粒

粒粮食。

每一粒粮食，其实，都是一面镜子。能照见农人的劳作和汗水，能照见农人的疲惫和痛苦，能照见他们累弯了的脊骨和沟壑布满的额头；更能照见，他们劳作后的喜悦，丰收后的幸福，和对一粒粮食充满感恩的谦卑。

一粒粮食，似乎微不足道；但对一粒粮食的态度，却是彰显了一个人，对于“劳动”的态度，对于劳动者的态度。故而，一粒粮食里，能让人看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，能看到世态人情。

所以说，每一个人，都应当住进一粒粮食；住进一粒粮食，你就不仅仅懂得粮食，感恩粮食；你还会懂得，更多，更多……

开到荼靡

王德亭

白玉兰在临淄晏婴公园里，紫玉兰在辛店城区闻韶路上。

晏婴公园是以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贤相晏婴的故事为主题建设的公园，有“晏子出使”“金壶丹书”“和而不同”“筑台济民”“晏子谏君”等5组雕塑，形成了桑坡健康园、晏子出使园、大顺花园、雪宫健身园、晏子谏君园等5个游园。在闻韶路与雪官路之间的花园里，有座“筑台济民”雕塑，在四周各有斗拱的平台上，是晏婴亲民的雕塑，晏婴与一对夫妇和气的说话，女人抱着小孩，男人脚下放着一只箩筐。这个故事说的是齐国遇到灾荒，晏婴建议齐景公开仓放粮赈灾，遭到拒绝。当时齐景公正好要修筑路寝台，晏婴就发布命令招募灾民来做工，增加他们的工钱，而且有意放慢施工速度。三年过去，路寝台建成了，灾民也得到了救助，做工的度过了灾荒。

蜿蜒的林荫小道，白玉兰、栾树、白蜡、国槐、银杏、翠柏、金银木、紫叶李、金枝槐等树木合理栽植，还有美人梅、迎春花、连翘、黄杨球等观赏花木和灌木，形成了花团锦簇的景观。

春天来了，晏婴公园成了花的海洋，迎春花吹响了春的序曲，连翘也不甘落后，绽放金灿灿的笑脸。白玉兰差不多是晏婴公园的乔木中最早报春的树，虽然在人行道边只有很少的几棵，但在没有叶芽的树枝上，突然出现蹦蹦跳跳肥肥胖胖的一个个花蕾，还是让我出了一惊。白玉兰开放时，花瓣儿慢慢慢慢伸开了，像蝴蝶舒展着翅膀在空中翩翩飞舞。白玉兰引来了太多的粉丝，男男女女在树下，仰着脸，拿手机或相机拍下这惊人的一瞬。

杨柳依依，昔我往矣。春风让萧寂了一个冬天的垂柳，枝儿柔软起来，风摆杨柳抛落枯去的枝条，枝头紧接着结上了一个个疙瘩，随

之吐芽泛翠，也催着白玉兰开得热闹，让我想起“开到荼靡花事了”那句古诗。

白玉兰花如火如荼的时候，紫玉兰的花骨朵很像一个个棉桃，挑在密密麻麻的树枝上，紫色中泛着白色，且一律向上。紫玉兰不在公园里，在闻韶路上。闻韶路是临淄城区的一条南北主干道，以春秋时期孔子在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典故命名。闻韶路南至辛店火车站，北至原过境路，道路穿过齐城路、桓公路、太公路、晏婴路、人民路、齐兴路、学府路。这条路是三个板块的结构，两条绿化带迤南北，种着乔冠花草，植着草坪。疏疏朗朗的紫玉兰树，在夏天也许不为我们注意，花事正浓的时候，就卓然出群了。紫玉兰的花花朵朵联袂成云，在路上形成了两道河堰，川流不息的车辆就是行在这小河中的小船。有时倒让人觉得，不是船在移，而是岸在动，两岸紫云

在动。有没有这种感觉呢？是一天早上，我搭车去参加一个文学采风活动，公交车在闻韶路上平稳地走着，倒让我感觉我是在紫玉兰的花海里漂流，也许是花海在荡漾，在动，我是静着的赏花人。紫玉兰的一个个花朵很像莲花，在似放未放之间，在空中恣肆汪洋，让我想起早年间的河灯，在河水里缓缓向下游流去。

紫玉兰氤氲着，点缀了春色，点亮了人们的眼睛，很自然的让我想起“紫气东来”这个词。紫气，大约就是祥和的气吧，为什么要从东边来呢？紫玉兰花化为一只只蝴蝶在空中飞舞、嬉戏的时候，白玉兰有花瓣飘落下来，落在人行路上，打在徜徉树下的人的头上，脸上。我不忍踩踏地上的花瓣，可是，没有那么多的人像我一样多愁善感，还是有一些落花被人踩了，零落成泥，让我惋惜。也让我想起了黛玉葬花。我想，白玉兰最好是落

在土路上，要么直接还给泥土，要么有人怜香惜玉，轻轻扫起来归于泥土。飘飘落落的花朵，更是让我想起了“花径不曾缘客扫”那句古诗，可惜白玉兰长在人们精巧建设的公园里，而不是开在茅舍竹篱边。

紫玉兰较白玉兰开得迟了几天，似乎对春天的敏感比白玉兰要略输一筹。它的花期似更长一些。白玉兰开败了，谢了花枝的玉兰树着了绿装，薄而浅绿的叶子陆续地出来了。这时候，紫玉兰还是一片花的海洋。直到一场春雨悄然而落。春雨是一个莫大的筛子，不断梳理万木的青丝。春雨没有带来暖意，却带来了清冷。紫玉兰的枝头立马疏朗了许多，作为背景的蓝天蓝得更更是可人。我知道，紫玉兰总有开败了的时候，而且不须多久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，谁家娶了新娘，过了三天，新娘出门了，我们这些混沌未开、不识好歹的街孩子，会跟在新媳妇背后吵吵闹闹：“新媳妇，开骨朵（读‘堵’），开败了，扎裹扎裹又卖了。”“扎裹”是临淄的方言，放在媳妇身上可作“打扮”来讲，人能够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袅袅娜娜的，可是紫玉兰花开的盛事总要等到来年春风又起的时候了。

家风只在点滴间

何亚兵



关于家风，我更感兴趣的是家风背后的故事，特别是传承过程中的具体细节：如何得到后人认同的？看多了才发现，所有的家风都是行走在先人一点一滴的言行里，都是在潜移默化中春风化雨并暗香飘远的。

父亲虽然学历不高，但在村子里也算是文化人。他除了爱看书，平时与别的村人并没有什么不同，一样要下地劳动，一样要为了生计犯愁。在我初上学领回几本崭新的教材后，父亲给予了一句忠告：“敬惜字纸”。我似懂非懂，不过

慢慢从父亲的言行中就理解了。那时，父亲会特意找出一张暗黄色的牛皮纸，帮我将新书包好封皮，并且告诫我一定要爱惜书本，不能乱涂乱画，更不能损坏甚至丢弃。

慢慢地，我开始有了看书的兴趣，父亲珍藏的书柜向我打开了大门。翻看着这数百本保存了几十年的书籍，才真正明白父亲的意思。那些书无论新旧，无不保存得很好，一些损坏的地方都被精心修补过，书里很少有涂画的痕迹，即使需要备注也是夹杂着纸片标注着，或是工工整整地在空白处旁注着。

突然想起，以前父亲常在农闲的时候“补书”。他挑出那些损坏的书籍，根据大小将一种厚厚的白纸裁得宜，然后利用胶水（早年间是糨糊）、针线等将破旧的书籍休整干净，有些破损比较多的地方，还特意用钢笔将缺页文字补写完整，最后才拿起毛笔将书名一笔一画地誊写在封皮上。那种摩挲书籍的郑重，那种修补好后的满足，足以让他的孩子渴念探寻书籍的奥秘。

很多年后，我毕业找工作将要离家了，仔细整理自己的书籍，从一年级初人学的教材，到大学省吃俭用买回的旧书，都是封皮完好，干净整洁，而且一本不少，很有一种成就感。猛然间就想起了父亲当年给予的忠告，原来在不知不觉中，我已深深认同并潜移默化。

因为读过一段私塾，练过一点书法，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很好。那

些年每到腊月底，父亲都忙着给村人写春联。父亲总会根据每家的情况来挑选最合适的对联，总是端详着一副副写好晾干，村人取时，还非常仔细地叮嘱他们哪一副是大门，哪一副是后门或者房门，上联在上贴右边，下联在下贴左边……每一副对联都这样认真挑选、书写，每个人都这样认真告知、叮嘱。我问父亲：“这样不觉得麻烦吗？”父亲说：“春联写好了，一贴就是一年，写好贴好，做事都有劲头了！”父亲总是将最美好的语句和愿望写在村人的春联里，祝福着自己的小乡邻们！所以，我并不奇怪，从小到大，总会在路上看到有人很远就和父亲热情地打着招呼。

父亲不喜欢写那种很受欢迎的“招财进宝”“福禄寿全”等合体字，即使非要写，也只写“春景”这种，在他心里，春联绝不仅仅是

一种图个热闹的好彩头，更是一种内涵丰富的精神传承。有一年，父亲在我的房门上写了一副对联：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。父亲说，这是从私塾回来时，先生送他的临别箴言，一同送的还有一方有着不少划痕的四方墨砚，一套十二本的道光年间线装《康熙字典》。先生的意思很明白，父亲的意思也很清晰：为人忠恕、处世厚道，求知向上、读书明理。父亲写给我，或许在他看来这就是可以传承的一种精神，并希望在这种传递中成为一种可以延续的家风。

父亲常说，“闲谈勿论人非，静坐常思己过”。要隐恶扬善，本分做人。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。从我记事起，就从未看到父亲和村人起过什么争执，都是客客气气的，宁可吃点亏，也不多计较。印象中，他从不说闲话是非，虽没有仗义除恶的行为，却常有助人为善的举动，光是落水儿童就救了有四五个，也从不言扬。父亲临去世前，总结自己的一生，就是“本分”二字，我却从中看到了一个大写的人，一个在言行点滴中立起家风的好父亲。

是的，家风只在点滴间。